

— Si ru Xiahua —

水湄伊人 / 著

爱如夏花

遇见时是一场事故，
遇见后便成了故事。

只是最终的最终，
我等到了你历尽沧桑后的自由，
却等不到一份哪怕凉薄的爱。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— *Si ru Xiahua* —

水湄伊人 / 著

爱如夏花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如夏花/水湄伊人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8. 3
ISBN 978-7-229-12712-1

I. ①爱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3788号

爱如夏花

AI RU XIAHUA

水湄伊人 著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张蕊

责任校对:刘小燕

装帧设计:黄杨 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9.875 字数:272千

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712-1

定价: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CONTENTS

- 1 多事之夏 / 1
- 2 初相见 / 15
- 3 神奇的拐杖 / 24
- 4 狭路相逢 / 35
- 5 迟暮之见 / 49
- 6 殇之憾 / 57

7 旧爱之辱 / 70

8 温暖的海 / 80

9 狼狈的身份 / 89

10 何事秋风悲画扇 / 102

11 何亚娴的秘密 / 110

12 如意算盘 / 122

13 窥 秘 / 133

14 软 肋 / 141

15 合伙人 / 160

16 柳暗花明 / 171

17 避而不见 / 194

18 出师大捷 / 206

19 丑闻阴谋 / 215

20 投奔情敌 / 227

21 惊吓一场 / 243

22 揪出推手 / 255

23 迁 怒 / 269

24 一些内情 / 279

25 追 爱 / 286

26 又一次受伤 / 296

27 抉 择 / 305

28 相爱不如怀念 / 309



1

多事之夏

初夏,骄阳似火,碧空无云,一扫连日来连绵不断的梅雨所带来的阴戾之气。沿河的绿化带,紫藤花已凋零,原本在冬季已干枯成无生命状态的模样,经过一个季节雨水的洗礼,花去叶盛,粗壮的枝藤上已变得郁郁葱葱,厚厚地铺在石亭之上。小月季、木槿花、一品红争相斗艳,似乎这初夏的季节给了它们怒放勇气,只是骄阳之下,路上车来车往,行人却有点稀少。

丁皓哲从出租车上下来,手里拿着一个已撕开口的快递件,只见他原本清秀的脸显得有点乖戾,脸紧绷着,皱着眉,烦躁地咧了咧嘴,并抹去额头的汗。

他东张西望地看了一圈,看到了前面斜右方的小区挂着个破旧的牌子“金凤小区”,再看了看快递单上的地址,没错,就是这里了。

好吧,不管怎么样,一定要把那只“猫咪猫咪轰”给逮出来,不狠狠踩那家伙几脚完全不能解心中的愤恨与憋屈啊。

就因为手上的这个破玩意，何果果跟他闹分手，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，结果变成了分手的导火线，你说他恼不恼火，憋不憋屈？

他找到了305室，站在门外，使劲地敲着，这时，一个穿着宽大棉麻料无袖睡袍的女孩不耐烦地开了门。他无视她凌乱得跟杂草一样的头发，更无视她恼火的表情。一大早，所谓的大早，也是九点了。她刚被特别勤快的快递员给吵醒了，正常的快递都是中午至下午才来派发的，她刚关上门，又来一个人，心里十分烦躁：就不能让我有个清静的早上吗？

她还没来得及发脾气，丁皓哲就朝她气势汹汹劈头吼道：“你是‘猫咪猫咪轰’吗？”

夏栀惶惑地点了点头，“猫咪猫咪轰”是她网店的掌柜名。丁皓哲扬了扬手中的件：“我是你的顾客！”

夏栀觉得来者不善，但还是把表情调到了微笑档。“原来是客人上门呀，有失远迎了。”

其实心里想的是，他是来试穿内衣内裤的吗？这不科学啊，其他衣服可以试，内衣不能试啊，说不定是来做批发的吧？看这表情又不像，那又来干什么？还没来得及说客气的话请这找上门的客人进来参观，丁皓哲已经不客气地进来了。

当他看到里面到处堆着与挂着各色bra与红红绿绿的睡衣内裤，心里还是被这个浩大而壮观的场面给震撼了一下，因为这情景只有规模相当不错的批发店才会有，而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开网店的！因为他自己买这类贴身的东西一直是在实体店买的，但这次是给女友买的，作为送给她的礼物，想送她惊喜，不好意思去实体店，免得被人各种猜想，所以才选择了网购，只是想不到就因为这决定，何果果就跟他闹分手了。

“我说你开网店的，就不能上点心用点脑子啊，码子搞错了知道吗？码子！”丁皓哲重重地吼出最后两个字，然后把手里的袋子狠狠地摔到地上。

里面的那两件bra是他当作跟何果果上次吵架时的赔礼,想讨何果果的欢心,但是,等了两天,没等到她欢心地说谢谢你的礼物,反而等到分手的短信,连电话都不接了。

他就不明白了,她为什么突然要跟他分手。死也要死得明白,便跑到何果果的单位,何果果却把一红一黑的bra扔到他的脸上,吼道:“你看看,是什么码子?”

他愣愣地拿着这两件东西看了老半天才看明白,原来码子错了,何果果是“波霸”,这两件A码的怎么能装得下她那“胸器”啊?

丁皓哲赔笑道:“不就是码子搞错了嘛,小事嘛,我退回去换两件就行了,要不退货也行,我陪你去万达广场,你随便挑,想要啥就要啥,怎么样,这么点小事千万不能动怒,都是我的错我的错亲爱的,你看你皱纹要是气出来了……”

往常这一招挺管用的,但是那天何果果硬说他另有新欢,而且新欢就是个小胸的女人,他这bra就是买给她的,既然心里没有自己了就不要勉强了,还是分手吧。丁皓哲心里那个憋屈啊,但是他怎么解释何果果都听不进去,还把他给轰出去了。

这之后,他打电话给她不接,微信短信QQ全部都不回,他怀疑自己都被拖进黑名单了,去她楼下呐喊,嗓子喊哑了也不见动静,就这样,被分手了。所以,对这件事,丁皓哲真的是有苦说不出,他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渣男,被分手了,连个洗白的余地都没有,所以他必须得找那个混蛋“猫咪猫咪轰”算账!

夏栀把那两个bra捡起来,看一眼就知道,这确实是A罩杯的。

她有点歉意地抓了抓脑袋,擦了擦令自己视线发糊的眼屎,其实夏栀长得挺清秀,所以这个动作也不是那么令人反胃。老熬夜,虚火重,所以,这些玩意也多了,而且她最近确实有点恍惚,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大脑缺氧与短路,是常有的,干网店这一行,就是每天睡得比狗晚,一天24小时

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地挂在线上，一有嘟嘟响，她就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。现在电脑与手机旺旺同时挂线，你说像她这么操劳的能不犯间歇性脑子短路么？夏栀真是害怕自己会未老先衰，不过生意一旦淡下来，她又觉得慌，一种即将被淘汰出局的恐慌，然后又折腾着办活动求销量。

“对不起！真是不好意思——我给你另外换两件吧？”

“换两件？我大老远地跑过来，光打车都花了30块钱，就是为了换？”

“那——车费我报销我报销，这样好吗？要不，这俩内衣我也送你了，你回去直接申请退货，好不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一个小小的错误，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心爱的女人！”丁皓哲吼道，恨她不理解自己的处境与悲痛。“就因为你的错误令我想跳楼的心都有你知道吗！”吼到尾处，却哽咽了，竟然呜呜地哭起来。

本来夏栀还真是不想鸟他，就码子错了分手，坑谁啊。但是，她还真是没有见到过一个男人在自己的面前哭过，当然，那些未成年的小屁娃除外，比如她那非常令人操心的弟弟夏木是被父亲的棒子打着长大的，所以在她的记忆里，对弟弟的记忆是挺讨厌的，老是拿着蚯蚓与刚出生的小老鼠来吓唬自己，要不然就是被爸爸打得鬼哭狼嚎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个撕心裂肺，听起来特别痛快，特别解恨，不过随即又吵得令她想逃，因为他能不停歇地号上半个小时。

后来父母离了婚，她跟了爸爸，弟弟跟了妈妈，就没有再见过了。家里少了弟弟与妈妈，刚开始她觉得自己的世界突然变清静了变美好了，天空都晴朗了，梦也变美了，再也没有人跟她抢小书桌，抢电视，抢仅有的那个机器猫玩具，但是清静没几天，就觉得寂寞了，还有想念。想念追着弟弟跑的日子，想念弟弟拿着两个苹果，犹豫了很久才把大一点的那个拿出来，说：“姐，你比我大，这个给你。”特别是对母亲的想念，再也没有人给她做一桌的饭菜了，虽然做了一桌可能也没有肉，有时候，她不知道是想念

红烧肉的味道，还是想念着母亲，想念到夜里会偷偷地哭，哭多了，便也学会了坚强。

开这个网店，是因为她觉得创业才会有出路，她必须得干出一番事业，而且她也必须得搬出来，她不想跟继母在一起。继母太会装，跟父亲也生了一个儿子，看起来似乎挺关心自己，其实恨不得自己早点滚出去或嫁出去，老是念叨着女孩子念大学有什么用，得花多少钱啊，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得好几万，哪来的钱啊，反正都要嫁人，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，噤里啪啦地没完没了，所以夏栀高中一毕业便去打工，攒了点钱就搬了出来，边打工边开网店，所幸经过她一年的努力，生意终于好了起来，把工作给辞了，专做网店。她指望着有一天，她能昂首挺胸地站在继母的面前，让她知道，女儿并不比儿子差！

她看着眼前的丁皓哲，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弟弟，弟弟的个子应该也有这么高了吧，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像谁，是不是没小时候那么调皮了，会不会挨继父的拳头。

但是眼前的男人怎么感觉更像个无赖，她有点无奈地说：“我陪你bra可以，但是你女朋友我赔不起啊，这个真没有办法。”

这事都能赖到自己的头上，不会是专业骗子特意拍了东西来讹自己的吧，虽然心里甚是疑惑，但是看到一个原本长得还算比较好看的“小鲜肉”突然间就泪水滂沱的，你还能忍心去试探他是不是个骗子么，就算是骗子，也开不了口啊，万一小体格犯病哭晕过去了怎么办？

所以，她只能选择安慰：“你说怎么办吧，只要不是很过分的要求，我都答应，好吗？”

夏栀转身去把纸巾拿过来，递给了丁皓哲，丁皓哲也不知道自己是抽了哪根筋，怎么就这么哭了呢，而且还在一个陌生女生面前。可能有时候，在陌生人面前更能放得开自己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太需要宣泄了，心里的憋

屈,还有对何果果疯狂的想念,都令他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,于是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,越哭越起劲了。

夏栀念念叨叨地安慰着:“想哭就尽情哭吧哭吧,一首歌怎么唱来着,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——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,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,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,痛哭一回——是这样唱的吧,我这里隔音效果还不错,邻居好像这时间也上班去了,放心吧,反正没人听见,就算听见了又有什么关系,大家都不认识你……”其实她想说,顶多把你当作神经病而已。

哭了好一会儿,丁皓哲心里感觉好受多了,他突然想起自己来这里的目地,他是来这算账的啊,又不是来哭丧的!

“你说,我该怎么做,我女朋友才会原谅我?”

夏栀想了想,他买bra是为了讨好女友,同时女友也是出于需要,女人嘛,像那种波霸女人特别爱炫胸,那么漂亮又性感的bra是必不可少了,好吧,看在自己犯了错误并导致这场情感悲剧发生的分上,就咬咬牙,来次大放血吧,大不了,这几天都白干了。

于是她便挑了十来款最漂亮最性感的,质量也是上好的,风格颜色又不大相同的bra装在袋子里给丁皓哲。“这些,算是我对自己工作失误所付出的代价,算是对你的赔偿,你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,只要她喜欢了,那么她一定会跟你和好的,如果仅仅是因为bra的型号搞错的话。”

其实,她的话外音是,如果你女友是真心跟你分手而这次不过是找了个借口的话,我是真救不了你。

丁皓哲迟疑地看了她一眼,觉得白拿人家这么多的东西,也有点过意不去,但是转念一想,若不是她的疏忽大意,何果果怎么可能跟他分手啊,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啊。这么一想,他便理直气壮地接过袋子,转身便走了。

“连句谢谢都不说，真没礼貌。”

夏栀看着他的背影嘀咕着，但这件事情总算是完美解决了，她也舒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电脑的旺旺在响，她便来到电脑前面坐下，一边应答着客户的各种问题，一边头脑冷静下来，开始思索刚才的事情，真的是自己把码子搞错了吗？于是她开始查阅售出记录，仔细一看，他拍的就是小码啊，根本不是其他码数，原来是他自己拍错了，关姐屁事啊，凭什么送他那么多东西啊。

夏栀立马冲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往下面望，哪里还有那家伙的身影啊。

不行，姐可不是好坑的货，想骗姐的东西，门都没有，就算你长得跟金秀贤宋仲基一样帅都不行，姐照样不吃你这一套，拼着小命也要把你给扒出来！

夏栀又冲到电脑前，照上面的收货人电话打过去，但是响了很久没人接，于是便把收货的地址用手机给拍了下来。这收货人明显是女人的名字，何果果，应该是他的女友吧，不会是骗子团伙吧，不管是一群骗子还是真的是那家伙拍错了，我夏栀都会全力以赴保护作为卖家的权益，追回属于自己的财产。哼，我夏栀自己做错的事，我会承担，如果你个路人甲所犯的错由姐来承担，你当姐是傻子啊！

幸好这地方是本市内，而且离这里还不算太远，否则那男的也不会跑到这里来索赔，于是夏栀一不做二不休，很利落地换了件白色的及膝连衣裙，抓起手机塞进包，就“腾腾腾”往楼下冲，找到自己的电瓶车，坐上去然后飞一般地往目的地出发。

风刮着她的长发，呼呼地响，炙热的阳光就像烧烤架上的炭火，炙灼着大地。夏栀在路上不停地穿梭着，她的身子在光亮与阴影的交替之下忽明忽暗，而她脸上细细的绒毛里渗着密密的小汗珠，被额头上淌下的汗水汇成小河流，耳际的几绺头发粘在了一起，脸蛋因燥热而变得绯红。她不知

道此时的自己在狼狈之中透着一种美,一种青春焕发的无所顾忌的美。

等绿灯的时候,她并不知道旁边的一辆凯迪拉克内,一个男人正入神地看着她的侧面,不是因为她好看,她确实是挺好看的,五官的线条很柔和,美得不尖锐不惊艳,但舒心,而且在这火辣辣的阳光底下似乎有一种金灿灿的光环,令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美女他见过不少,她之所以引起他的关注,是因为他非常纳闷地想,这世界上还有顶着个大太阳不用任何遮阳工具的傻妞吗?

想他所认识的女人中,包括自己的老妈与二姑,纵然太阳都躲到十八层厚的云朵里面,只要出门,哪怕是几米的距离,也要打着伞戴着帽子甚至还戴着墨镜,偶尔忘了拿,就惊叫大呼晒死了晒死了。但是一去海边却完全变了样,一副恨不得全剥光光的样子,除了脸,恨不得全身晒成蜜糖黑,他的那些个前女友就是这样。

这时,有车子在后面滴滴地叫,他才意识到绿灯亮了,赶紧起步,这会儿那傻妞就不见了,但是他也沒多想,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况且傻女人本来就多。

夏栀开了二十来分钟之久,然后又东拐西问,因为对这里不大熟悉,打探到后,便下来停好车。这里是不新不旧的商品房,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,要不是敢于向路人打听,她觉得自己真会绕晕掉。

她拿起手机对照着地址,然后上楼,确认没错后,便按着门铃,按了好久,这时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打开门:“你找谁?”

夏栀愣了下,这男人分明不是找自己索赔的那个“小鲜肉”啊,这都什么情况。她一时脑袋转不过弯,弱弱地问:“请问何果果在吗?”

那男的朝里面大叫:“果果,找你的!”

里面有一女声回应道:“谁啊?”

“一女的,我不认识。”

这时候，一个长得不算差但又不算很好看的女人从门缝里探出头，虽然她在竭力地挡住自己除脑袋外的部分，但夏栀还是看到了她的透视装，身材真的很火辣，这码子应该有D吧，绝对不是那“小鲜肉”拍下的A。夏栀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去看，但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，再让自己的视线努力停留在对方的脸上，不飘移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是淘宝的卖家，前几天，一位网名叫‘最爱果果’的客人拍了两件bra，是直接寄给您的，但是他拍错了码子——”

夏栀还没有讲完，被一句“神经病”给甩了出去，门“砰”的一声关掉了，差点碰到了她的鼻子。夏栀无限憋屈，敢情姐大老远地跑过来，是来吃闭门羹的啊，我看你们才是一窝的骗子！她心里的怒火腾腾就冒上来了，姐的东西不是那么好骗的，如果真是骗子，一定把这个贼窝给举报了！

她凭着一股犟劲一直接门铃，终于惹烦了这一对男女，他们同时探出来，女人愤怒地吼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那客人是他自己拍错了码子，然后找我赔偿，我当时不知情赔给了他！我想要回我赔出去的东西！”

“我没有让他去索赔啊，关我屁事啊，你赶紧给我滚滚滚！”

夏栀拼着力气顶着门，那女人拼着全力关门，那男的却不见了，不过随即又出现了，手里甩着五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。“这够了吧小毛丫头，再给我乱叫乱号信不信我一个手指头就把你扔下楼去？”

夏栀还真给吓着了，接了钱，便灰溜溜地下去了，这都什么破事啊，好歹折现要回来了。

她走到电瓶车旁边，在那里站了半晌，想理清头绪，如果他们真是骗子团伙，才不会还钱给自己，而且也不至于为了几件内衣这么处心积虑，而且这女的就是收货人，名字也是真的，这时夏栀的脑子灵光一闪，难道是这“小鲜肉”的女友另有新欢了，而她不过是趁着这个借口把他给冠冕堂皇地

甩了？

这么一想，一切便合理了。确实甩得漂亮，而且还让姐背了黑锅，她自己倒是抹得干干净净一点灰都没有。

好吧，可怜的娃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姐也不插手这码事了，反正我也没亏，算按批发价给他们了。

她把手机塞进包里，上了电瓶车，正准备离开，却看到一个貌似熟悉的身影正兴冲冲地往那边走去，手里甩着一条她最熟悉不过的秘密花园的彩袋，这种袋子她是用来装定价五十元以上的bra的，这不就是那个坑姐的货吗？夏栀是没想跟他在这件事上理论的，反正她没亏，不关她什么事，但是一想到楼上的那一对……

她赶紧跑过去，边打招呼边拦住了他：“嗨，还认得我是谁吗？”

丁皓哲疑惑地看了看夏栀，因为夏栀换了件白色的连衣裙，比那件麻袋一样的棉麻大睡衣看起来漂亮多了，但随即还是认了出来。“那个——‘猫咪猫咪轰’？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——有个客人要买东西，就住在这里，因为急，要我亲自送货上门，所以，嘿嘿，我就跑来了嘛，反正另给了跑脚费，能赚一点算一点，这年头，赚点钱嘛，不容易的嘛……”

他“噢”了一声，然后继续往里面走，无暇顾及夏栀的絮叨，可是夏栀的“圣母病”偏偏犯了，真怕他那小心脏受不了，于是又挡在了他前面：“等等等等！”

丁皓哲非常疑惑地看着她，不明白这人怎么了，这时夏栀急中生智，她捂着肚子皱着眉头弯着腰作痛苦呻吟状。“我肚子痛，不会是中暑了吧，还是刚才吃坏了东西，啊啊，好难受好难受，快，快救救我……”

丁皓哲迟疑地看着她：“‘猫咪轰’怎么了？真的不舒服？”

夏栀拼命点着头，准备把“病情”升高一级，便“疼”得要往地上趴，丁皓

哲赶紧过来扶着她：“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”

“要得要……”

于是丁皓哲便扶着她走到路口拦了辆出租车，急急地往医院赶去。一到那里，看着医院里比菜市场还多的人，而丁皓哲要把她往急救室里拉，夏栀想着怎么逃脱好。“我——我想上厕所，憋不住了。”

丁皓哲看着她，心想着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走路都走不了，如果掉马桶里了谁来救你？

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

“我去的是女厕……”

这下丁皓哲闭嘴了，夏栀捂着肚子跑到卫生间，给何果果打了个电话，这会儿那边倒是很快地接了起来。“何果果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你男朋友要去找你了，你千万别让他知道你屋里还有个男人啊！”

“你谁啊？”

“就是刚才找你们的，我开网店的。”

“你管得可真宽，敢情‘圣母’呀，行了，‘圣母’，我那小男友就送你了，他来就让他来吧，我就是想让他死了这条心！”

说完电话就挂了，夏栀听着嘟嘟声发呆，原本想做点好事被人骂成“圣母”？敢情我这是自找巴掌抽啊，太气人了，不过她的话也在理，长痛还不如短痛，让他知道了这件事，也好让他早点从阴影里走出来，免得一厢情愿地沉沦其中，对他反而不是一件好事。好吧，何果果，既然你这么想的，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我还替你瞒个屁啊，我还乐得看捉奸戏呢。

夏栀从卫生间跑出来，拉着等在卫生间门口的丁皓哲就往医院外面跑，丁皓哲莫名其妙地看着她。“这就出来了？我们不看了吗？你不是肚子疼吗？”

“嗯，拉了个大的，肚子好了，最近上火严重，拉完就好了，我们回去吧，

我的小毛驴还在那里。”

丁皓哲瞪大眼睛看着她：“你真没事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看我现在像有事的樣子吗？”不由分說拉着他走，丁皓哲只好跟着她走。

坐上了出租車，兩個人互通了名字，老是叫着“貓咪貓咪叢”夏梔覺得沒什麼，別人听着挺怪的，比如說此时的司機聽到，他就笑了：“怎么不叫‘麻尼麻尼叢’呀？”

夏梔在車上又愛心泛濫，一直像個老太婆般地絮絮叨叨，讓丁皓哲一定要堅強一定要冷靜一定不能太沖動，凡事一定要看得開，經歷過風雨才能看得見彩虹，沒失敗過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，經歷過挫折擁有的幸福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，千萬不要做既傷害別人又傷害自己的事情，有的事情你當時覺得很嚴重，事實上永遠沒你想的那樣嚴重，很多年後想起來可能連個屁都不算等等等等。

最後丁皓哲像看神經病一樣地看着夏梔：“你今天不是肚子痛嗎，我看是腦子壞了忘了吃藥吧？”

夏梔氣得差點蹦了起來，心想：姐好心好意地提醒了他，他還不知好歹這麼直接地罵姐，真是狼心狗肺！跟那個何果果真是天生一對啊，我干嗎要幫他啊，跟他非親非故還受了他的敲詐，這樣都還要幫他，我又不是他媽，凭什么去管他的感受，管他的死活，夏梔啊夏梔，你還真是有病。

她努力壓着要爆發的脾氣，冷冷地說：“誰腦子要壞，過一會兒就知道了。”

一時間，兩個人都沒話講，車里的空氣似乎都凝固了，安靜得只有外面路上車來車往的喧器聲與喇叭聲，還有司機大叔努力抑制住的竊笑聲。

到了何果果樓下，夏梔走向電瓶車，丁皓哲往住宅樓里走，夏梔也懶得跟他道再見。就算他要死要活鬧着要跳樓，跟姐一毛錢關係都沒有，活該